

一支笔

小说精粹

乡 愁

(一)

赵希方 编著

如果能拉着你的手，
一直走下去，
直到人生的尽头，
那将是多么
幸福的事啊！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乡 愁

(一)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序

曾经寻找过温柔，温柔，何其神奇微妙的东西。你几乎看不见它、听不出也摸不着。但却能感受到。温柔其实很简单，它是一种慈祥、热诚、仁厚、道义和爱的结晶。温柔无处不在，并不只在恋人热烈的目光中。朋友，打开你心灵的窗子，温柔就在眼前。是的，温柔就在这里，悄悄的，静静的时刻停留在我们面前。它坚强有力，它与美丽并存。



目 录

目

录

随笔二题	(1)
“草与风”三篇	(6)
干菜岁月	(16)
随 手	(23)
生存压力	(39)
看麦熟	(47)
请自重,涵泊兄	(54)
中国读本	(59)
田 园	(71)
这一切已不再那么遥远	(79)
树会记住许多事	(91)
皇 帝	(96)
母亲怀里的草原	(107)
一个财政局长的工作手记	(117)
冬天的优势	(136)
舍命登顶	(147)
海上谈往	(154)
朱东润先生	(165)

悬壶外谈	(171)
面目何足较先我而飞	(179)
黄昏唐人街	(191)
董桥散文	(202)
狐狸洞呓语	(211)
吴鲁芹散文	(220)
在耶鲁	(238)
金圣华散文	(252)
简湊散文	(257)
人间有爱	(266)
在北京	(277)
镜中爹	(282)
艾青日记	(288)
一百年的青春	(316)
废 墟	(321)
我的家在哪里?	(326)
再忆萧珊	(328)
怀念寿彝	(331)
灯下白头人	(336)
说说胡子	(341)
我吻女儿的前额	(346)
巩乃斯的马	(353)
忆汉家寨	(360)
觅渡,觅渡,渡何处?	(365)
论时间	(372)





病隙碎笔(节选)	(374)
乡 愁	(381)
美丽的错误	(384)
那银海千秋的夜晚	(387)
清塘荷韵	(394)
威尼斯泛舟	(399)
燕园的黄昏	(402)

目 录



随笔二题

鄉

饮食与男女

愁

过去一年开年来个《甲方乙方》，年尾来个《不见不散》。都是男女关系的题材，只是男的没变，还是葛优，女的已经变了。唉，中国电影与外国电影就是不一样。这种男男女女的东西，国外是女明星吃香，《泰坦尼克》就是证明，中国的影迷都喜欢男主角莱昂拉多，而外国影迷不一样，连奥斯卡都把金像给了女主角温斯莱斯。中国男明星中看好葛优，因为他是个秃子，是个不漂亮的名角。这些年，女演员是越漂亮才越有观众，男明星是越丑越有票房，这个美丑如此组合的男女关系是不是商品经济的一种折光？

寺庙也在搞创收。创收就要在男女与饮食两方面动脑筋。寺庙还没有出现需要扫黄的事情，足以见戒律还是深入人心。寺庙供斋饭，豆腐白菜萝卜，菜牌却很世俗：素鸡、火腿烧菜心、甜烧白、狮子头……全是荤名。

有个写诗的朋友，下海后开了一个火锅店。火锅店大概是世界上最没有诗意的地方，红肉白肉肠肚下水再加一锅红汤，赤裸裸的饮食之乐。诗意也，不在口腹而在男女情爱。咖啡店，两杯咖啡收你二百大洋，来客无怨无悔。因为来客

不是为了了解渴去喝那一小杯苦水,要的是这两个杯子之外的东西。杯子外有一个清静处所,有灯光暗淡里的花香,还有喝另一杯咖啡的那位。而我们开火锅店的诗人,写了半辈子诗也没找到诗意的内涵,他想开一个诗意的火锅店。于是他精心给火锅店设计了新菜单:定情手帕(毛肚)、佳人玉臂(鲜藕段)、清白恋人(豆腐青菜)、游龙戏凤(鳝片鸡翅)、黛玉葬花(花菜粉丝)、红娘传书(血豆腐加磨芋豆腐)、张生跳墙(青蛙腿下红白火锅)……菜单改了三天,关了门。原因简单,顾客一看菜单,没有了食欲,走人。走的也有理。如果一边涮锅子,一边想是在吃林黛玉的玉臂,能下咽么?诗意唤起了人情与人性,也就消灭了火锅的吞咽快乐。

胖乎乎的尹相杰一曲《纤夫的爱》走红流行歌坛。不知是哪位想出纤夫与尹相杰之间的这个联系?其实换个爱,也能红,如车夫的爱、马车夫的爱、的哥的爱,只要让尹相杰一唱就行。这里不能叫真。有个作者在报上写文章,说这是黄色小调,有色情暗示,我倒没听出来。还是那话,不能叫真。一认真,比方说,要深入生活,要真实反映工农兵,要唱出纤夫真情实感,那就麻烦了。你见过真纤夫吗?我认识一个在长江当过纤夫的人,也看过当年纤夫们的照片。原版的真纤夫在长江拉纤,多是赤身裸体。一队光屁股的男人在江边拉船,能让一个如花的女子坐在船头么?只会乱了军心,还拉个什么船?真要忠于生活,不说是叫尹歌手光身子,就穿上一条大裤衩子,当个翻版纤夫,也就是另一味了,还能谈情唱爱么?

饮食与男女在我们生活中就这样常常以错位的姿态出现。不信?还可以再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在老百姓





之间谈笑时,最常用的话题是男女与饮食。在我们听各级领导甚至世界上各国领袖的讲话时,都在大谈政治大谈经济大谈文化大谈历史,就是不说男女间事和口腹之事,小谈也没有。所以,互相交谈时说不说男女与口腹,是官员与百姓之间的重要识别标志之一。只是,中国和外国的官员腐败与政坛丑闻,又无一不与男女和饮食有关系,中国的陈希同和外国的克林顿,都栽在这事上,让人们知道,市井与官场原来还是一回事,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工 房

我说的是工房,不是工厂。那些具体的房间,小作坊或者是工厂的一个车间,给我留下的印象更生动,更久远。我这里记下的是那些最早给我印象的工房,也许会同时留下那个年月的痕迹。

木工房。一进去就闻到清香的木头味。松木味最浓,也最好闻。破烂的一间老房子,因为这气味,也变得年轻和充满诱惑。树木的气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自然的气味。木工房里没有更多的机具,两块长长的木板,架在四个三脚架上,就是木匠的工作台,像体操队的平衡木。走上这平衡木的,也是像少女一样年轻漂亮的木头。直直的,有着美丽的木纹,那些木纹是它们的年轮,一般都只有十多岁,好年华。风华正茂最恰当的法,应该是说这样的木头。它们不再叫树了,走上这台子,就成木材或是木料。它们不再是树了,在木工房里,我最早的想法,这是一个把树变成木头的地方。想起庄子说,不直而又无用的树,方有可能享受天年,免遭刀

斧之灾。于是又想到这木工房也是一个屠场,是肢解和消灭树木的地方。只是木工房没有恐怖感,没有血腥味,它散发出的那些清香的气息,好像是巫女的歌声。歌声让我们的头脑发昏,浸泡在歌一样的松木香味里,让人就把毁灭想成了创造,把死亡当成了新生。

织机房。我是在一座南方山区小城读的中学,中学的前面有一个织布社。黑瓦房里传出织布机的声音。咣咣当当,可以让人想见,一个个中年妇女在那里劳作,脚踩织机,手拉织梭。这种人工的织机,现在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那时(并不遥远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有这个织布社)却是一种很普通的小镇工业。这种不紧不慢有节奏的声音,最早建立了我的时间概念:咣咣当当,那些女人的岁月飞梭一样地来来去去,时间从她们的指缝中抽出线来,她们的时间,一寸寸变成布,然后到铺面上去出售。她们织得最多的是头巾,乡镇的男人都爱把长长的布头巾缠在头上,像戴着一顶宽沿帽子。我常站在街边,看着那些头缠长巾的男人,想,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男人头顶上的不是一条长布条,而是时间——是从女人指缝抽出来的时间,是在织机里吟唱的时间。啊,时间是有声有形的东西。只是小镇女人的时间就像她们的生命,清瘦而灰白。

铁匠房。这是让我最早对人自身发出惊叹的地方。一座炉子,一架铁砧。进入这里的東西,都会变一个样子,黑黑的炭变得通红通红,硬梆梆的铁砣砣变成软软的面团,任锤子变长变扁。力量和火改变着一切,只是一件东西没有变,人没变。人比铁厉害,在熔铁的火与淬钢的水面前,保持着摄氏三十七度的体温。对于这个十分有象征意义的三十七





度，我在北方找到了联想的答案。在北方，我成了一个农民，或者说是准农民“知青”，天寒地冻，一张大炕给我许多温暖，大概也让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一个能靠自己双手养活自己的人。干一天活回到住处，往大炕上一躺，疲惫顿时消除，能感到血液在流淌，能感到筋骨在舒展，好像在炕下那微微燃着的火，正焙烤着我，像焙烤着砖窑里的砖！人与砖在这一点上相似，泥水里制出的砖坯，放进火里，烧出来是当当响的硬家伙！人也是这样，雨里水里风里浪里，放在大炕上躺一躺，站起来就是一条汉子。说人是泥捏的，就这一点讲，也真像！没经火炼过的人就像没进窑烧的砖，风搓雨揉就会瘫成团稀泥。

鄉
愁

“草与风”三篇

草与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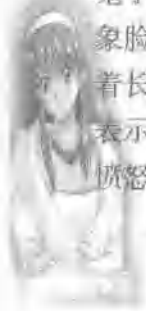
看了《荆轲刺秦王》，深为其中的大场面所震撼。故事编得荒唐，但是不妨碍镜头有冲击力。想到城破的一瞬间（与一个人的一生相比的瞬间），许多孩子纷纷跳下城墙，宁死不做秦的俘虏；想到一群孩子被秦王放走，又捉回来活埋。想，如果我身处在这群孩子之中，我该如何选择我的行为？

孔子的弟子子路上阵厮杀，帽缨断了，帽子歪了。他想起老师的话，一个君子不能歪戴着帽子，便停下来结缨正冠，于是被砍成肉泥。

如果我是那群孩子之中的一个，我该怎么办？

看于光远先生回忆，日军进北平时，他化装从西直门出城前往保定，在路上被日军抓住，挨了鬼子的打。他看到了鬼子的脸，知道了“一脸横肉”是什么意思——以前他无法想象脸上的肉怎么能横着长，心里感到可笑，原来肉是可以横着长的。但是脸被打得很痛。他想：该选择一个什么表情？表示痛苦？当然不，怎能在敌人面前示弱；但是也不宜表示愤怒，他说，于是就给鬼子来了个无表情。

如果我在那群孩子之中，我怎么办？





我哭吗？我也来个无表情吗？或者我大义凛然，慨然就义？

一阵飓风拂过原野，倔强的草折断了，随和的草弯下来，风过之后又挺起来。是生存本身重要，还是生存的原则重要？子路死于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让人感到可笑，但是子路不觉得可笑，他觉得很严肃，否则，怎么会为它而死呢？

为原则而死，人死后，原则随之而死呢，还是会感召更多的人继承这个原则呢？飓风过后，随和的草会变成倔强的草吗？

看电影《勇敢的心》，苏格兰的英雄威廉·华莱士被英格兰王抓住，难逃一死，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受尽折磨凌迟而死；二是恳求国王恩准，一刀了断。华莱士选择了前者，他不愿放弃原则。他的情人给了他第三个选择，服毒而死。这是最少痛苦最少凌辱的死法。他却在情人走后吐出了毒药。在受刑台上，在成百上千的苏格兰和英格兰人的围观下，华莱士承受巨痛，忍受酷刑，在最后的时刻高喊：“自由——”

前面所有痛苦都是铺垫，是长长的导火索，最后这一声呼喊才是最后亮相的高潮，是燃烧的导火索尽头的炸药。

这一声呼喊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它穿越了时间和空间，震撼了我。

华莱士一死，他为之而死的原则随着他一声呼喊，化做万千种子，播散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土地上。

但如果这片土地不适合这种子生长呢？

飓风常去的地方，少有倔强的草。这是生物法则。人能够违抗这个法则吗？

华莱士是英雄，为万人瞩目，而我只是个小书生，我能如

此选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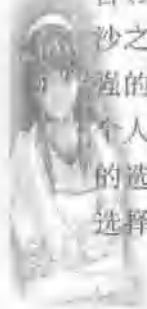
伽利略是大人物，也选择了生存，在教会的压力下，他宣布放弃自己的观点，不再宣传，只是在心里说：地球它还在转动！布鲁诺选择了原则，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上。看起来一个倔强，一个随和。前些日子听几个意大利哲学家的报告，据他们说，布鲁诺的首选也是生存。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布鲁诺已经认罪，承认在宗教方面犯有过错，想蒙混过关。但是到了罗马宗教裁判所，布鲁诺即使承认他在宗教、哲学、科学、文学所有方面都一无是处也未必有生存的可能。布鲁诺被置于华莱士的境地，他惟一能选择的是怎样死。

布鲁诺选择了一个英勇的死法。

如果一棵随和的草，知道自己即使俯下，也要被拔掉，它是否会选择挺直、折断、连根拔掉？如果一棵随和的草，知道自己如果俯下，就要永远地弯着身子，再也不能站起来，它是否会选择挺直、折断、连根拔掉？

想起文革，想起张志新。张志新是否也和华莱士一样留下了种子？当时折断的草是否还有人记得，当时俯下的草是否已经站了起来？

想到被秦兵活埋的孩子们，有的哭泣、有的愤怒、有的反抗、有的求饶，无论怎样的选择，结局是一样的。他们的痛苦、绝望；他们的气节、人格；他们的崇高、卑微，都在滚滚黄沙之中，不留一点痕迹。龙卷风卷来，不论随和的草，还是倔强的草，都会连根拔掉。那么，这种选择还有意义吗？一个人在时代的龙卷风面前，总是渺小得不值一提，无论怎样的选择，都无法改变注定到来的命运。有许多草，还来不及选择，就已经到了终点。





那么个人的选择还有意义吗？

想起金圣叹的故事。金大才子临刑前，对刽子手说。他有一个大秘密，不忍心就此失传。于是将一张纸条交给刽子手。刽子手不敢隐瞒，行刑后交给监刑官。监刑官打开纸条，见字曰：字付吾大儿知晓，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

鄉

愁

抬起头，见绿荫满窗，阳光灿然，微风起处，枝条摇曳。有鸟儿在枝叶间蹦跳。若飓风突起，龙卷骤降，

我将如何，
枝将如何，
叶将如何，
树将如何，
鸟将如何？

断 藤

秦香莲与陈世美斗法，若是单拚，秦香莲绝无胜算。但是秦香莲动用了一个人群的力量，而陈世美也是属于这个人群的。于是，秦香莲反败为胜了。

秦香莲并不爱陈世美。认真地说，在这样一个古典家庭中是无爱可谈的，每一个人都都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双方都在一个人群供奉的条文下以最表层的肌肉互相接触，而作为人的深层的情感全被压在冰山之下，不得喘息。秦香莲日夜操劳并不是为了一个作为人的陈世美，只是为了一个作为她丈夫的陈世美。只要是她的丈夫，随便哪一个男人，她都会一视同仁的。在这里，“她的”并不意味若属于她的，而是她所

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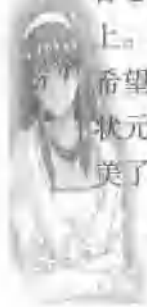
对秦香莲来说,丈夫就是她精神的支柱,就是她终生的寄托。侍奉丈夫就是侍奉自己的灵魂。这是比家中供奉的神像牌位更实在的东西。陈世美是有文凭的精装牌位,自然更加爱惜。

这时秦香莲钻进了牛角尖里,她把人生的重负全部推给了丈夫,她无法看到此外还有其他的生存方式。离异意味着她将不得不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自己负责自己的未来,这在她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是无法找到的。她正攀在枯藤之上向崖顶爬行,而陈世美的状元及第又使崖上的海市更为动人。这时,枯藤断了,她绝望地摔下去,落底之前就已经被恐怖吓碎了灵魂。可惜那时没有《你的误区》之类供她做精神分析。

狗的忠诚是因为它的怯懦或懒惰,不敢或不愿自由选择,如所谓的良禽择枝而栖,有主的狗总希望从一而终,可主人难免喜新厌旧,把老狗赶出门外,该狗乞主收纳,反遭一顿毒打。

于是秦香莲去找包大人了。实际上,她的初衷并非要杀死陈世美。陈世美使她的生存价值遭到了毁灭性的威胁,她自然恨陈入骨。然而她心中还有一丝希望,这丝希望使她不甘心轻易地毁了她的精装牌位。于是把仇恨转移到公主头上。秦香莲请包大人为她做主,并不是只想断个是非。她更希望判公主为第三者,与陈世美婚姻无效,判她进状元府,做状元夫人。而这实在是无法实现的奢望。她只好挥泪斩陈世美了——我得不到,你也别想要。

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所造就的最典型的最普遍的女人。





她们是祖宗遗留物顽固的继承者捍卫者和传播者，她们对于任何叛逆都施之以疯狂的虐杀。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根藤，没有独立的灵魂，没有自己的生命。她们缠住她们所缠上的某一棵树，随后了此一生。她们对于树的挣扎报之以更紧密的缠绕，她们对于侥幸的摆脱者则一定要给予毁灭性的围剿，宁可同归于尽。她们会用她们的泪淹死你，用她们的血浸死你，她们的自虐将使你陷入最残酷的道德打击而被驱逐出你所属的人群。只要她们还有一口气，就决不会给你半点新生的机会。

而她们，做为一个整体是不死的。

这时我们看到，每一个古典的家庭都潜在地是一个残酷的战场。而对战争的畏惧导致了和平。

秦香莲的杀人并泄不了她的心头之恨，无论怎样自我安慰，她都排除不了内心的悔恨，遗憾，愤懑。她必定会做出若干种假想：如果当初不让陈世美进京就好了，如果皇上没有女儿就好了，她甚至会想，是不是少生了一个儿子，是不是前年做鞋时一时没料，少给他加了一层底被他知道了？

她想，我对他百依百顺，守妇道妇德，他还见异思迁，自然是他贪图富贵，地位高了，良心坏了。秦以为感情是笔以心换心的交易，付出了就该得到。她认为婚约是他们交换一辈子感情的合同，得不到就是对方违约，该上道德法庭。却从来没有想过，每个人都有自由支配自己感情的权利，且只有支配自己感情的权利。

其实感情是不能支配的，能支配的感情一定是虚伪的。但秦香莲宁可让陈世美骗她。只要陈世美忍住对她的不满甚至厌恶，做出相敬如宾的样子来，秦香莲就可以不动声色